

## 大足石刻，世界石窟艺术的巅峰绝唱

□赵迎昭

从印度到中国，从阿旃陀到大足，石窟艺术传播之路上，连缀着一处又一处璀璨明珠。

在巴渝大地上，716处石窟寺点缀其间，让这里成为中国石窟寺极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其中，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莫过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是9至13世纪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宋末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这里有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形若孔雀开屏，绚烂夺目；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半身卧佛造像释迦涅槃圣迹图，双脚隐入岩际，右肩陷于地下，给人无尽遐想……这些款款而来的艺术珍宝，令人魂牵梦萦，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激发着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 走进学者视野

迎来首次系统科学考察

“……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参观北山、宝顶山等处唐宋造像……”在大足北山石刻长廊中，有一处高70厘米、宽86厘米的石碑“大足石刻考察团碑记”。它虽然距今仅有70余年历史，却记载了大足石刻被发现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故事要从1944年说起。是年冬，大足本土学者陈习刚主编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一书，被送往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时任馆长杨嘉骐注意到，这部县志《山脉》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山石刻造像。

这些造像究竟有何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1945年4月，杨嘉骐邀集15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实地考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在考察团之列。

1945年是乙酉年，这次乙酉之行是对大足石刻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使沉寂数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献记载，此次考察历时7天，考察团考察期间，拍摄照片200余帧、摹绘200余幅、拓碑100余通。考察完毕后，由马衡手书此次考察经历，其后刊刻于北山之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大足石刻考察团碑记”。

考察团高度评价，宝顶山石刻“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其规模之宏大，系统之完整，在国内堪称第一”，千手观音“鬼斧神工，叹观止矣”，圆觉洞造像“妙丽庄严，完整如新，极精巧”。

值得一提的是，大足境内的摩崖造像在“乙酉考”前无统一称谓，“大足石刻”一名，首因考察团使用而延续至今。

此后，大足石刻逐步走进更多专家学者视野——

194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受邀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建筑发现”与“唐宋雕塑”两个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一大批历史、考古、美术史家来到大足，或考察研究，或著书立说，对推动大足石刻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走进大足，就走进了世界石窟艺术的最后殿堂，聆听到世界石窟艺术的巅峰绝唱。”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称。

### 走上国际舞台 得到更多关注更好保护

隆冬时节，拾级而上，走进巍峨壮观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漫步在一幅幅世界著名石窟的摄影作品前，东西文明交融的壮丽情景令人感慨良多。

大足石刻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石窟艺术之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人绕不过去，他就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

谈起50年如一日守护大足石刻的经历，84岁的郭老眼里依然泛着光。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1987年，郭相

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欣喜之余，他有些顾虑：“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

“不使大足石刻驰名中外，死不瞑目。”面对困难重重，郭相颖在内心立誓，一定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在当时重庆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下，治理宝顶山景区环境、开展“北山石窟治水”等重点保护工程、编撰《大足石刻铭文录》等图书的工作陆续开展。在各层面的共同努力下，大足石刻景区的面貌逐渐焕然一新，保护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首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消息让重庆沸腾了！心情平复之后，人们意识到，大足石刻既是重庆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宝贝，让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代代相传，是文物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

在大足石刻实施的重点保护工程中，不得不提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2008年至2015年，累计有国内外十余家专业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参与到这个国家石窟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中来。

一尊造像为何牵动这么多“名医”的心？“千手观音共有34种病害互相叠加，是一个危重症患者。金箔开裂、脱落、变色只是表象，最要命的病害是在石质胎体。”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每修复一只手，要经过表面除尘、揭取不稳定金箔、加固粉化石质等13个流程。最终，修复千手观音共使用加固材料约1050千克，金箔粘接大漆等材料约1000千克，金箔44万余张。

2015年6月13日，修复后的千手观音重新对外开放。昔日风采辉煌再现，千手观音造像受到更多世人瞩目。

### 走到大众身边 让千年石窟有景更有魂

作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独特星座，大

足石刻历久弥新，其光芒不仅震古烁今，更将照耀未来。

历史进入21世纪，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已初具体系。继往开来，一门新兴的地域性学科——大足学正在形成。2013年1月11日，首个“大足学研究中心”在四川美术学院成立，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20年，该研究中心升格为大足学研究院。

目前，大足石刻研究院正在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庆市石窟寺及石刻铭文资料抢救性收集与整理研究》工作。经过近两年的野外调查，已编写完成了《大足石刻总录》。此外，在总结《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了大足舒成岩、妙高山及北山石窟周边造像等处的考古调查和报告编写工作。

米德昉说，我们要重新审视大足石刻的价值，发现它蕴含的真正闪光之处，通过不断地调查、研究、阐释，把大足石刻的更多真相报告给广大民众，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正如他所说，我们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文物保护、研究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大足区把保护好研究利用好大足石刻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高标准打造世界知名研究院，全力建设国际知名旅游地。2018年，该区启动“四百工程”，即在全球举办大足石刻百场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书和百集微视频展播活动。仅在近两年，大足石刻展览就亮相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博物馆。

3D打印的文物复制品精致唯美、沉浸式灯箱营造出“南宋时期的众生百态图”……展览亮相金沙遗址博物馆时，运用现代科技展现大足石刻活化利用成果的展陈手段令人眼前一亮。大足石刻、金沙遗址两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相遇，吸引近25万观众现场观展，巴蜀文脉得以潜移默化地传承。

“天下大足，初见你时温婉，驻足此刻，爱你盛梦阑珊……”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时，歌曲《天下大足》和4K宽银幕主题电影《天下大足》一同发布，让观众期待来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领略巴山渝水的独特魅力。

“大足石刻，正以多种形式深入人心。”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该院将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推广大足石刻文化，让大足

石刻传出去，让观众走进来，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一座有景更有魂的千年石窟，正在新时代踏歌而来。



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合影。（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2020年8月16日，“天下大足——大足石刻的发现与传承”展览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图为观众参观展览。记者赵迎昭摄/视觉重庆



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博物馆供图）

## 江清岸洁又一年

□文猛

母亲在，家在，年在。母亲走了，我们的年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过过年？站在阳台上，我有了太多时间注目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长江，我可以静静地想一方去过年的地方。

过年，让很多船都进了港，让很多人都回了家。长江上没有了平日百舸争流的景象，我突然发现依然还有船在穿行，仔细一看，上面有“万州水域环卫”的标识。那些船除了后面的编号，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江洁。

母亲河，心中涌出这么一个大词。遥远的母亲，我感觉我有了去过年的地方。说实话，守望着长江，看到波光清清、江鸥翻飞的湖面，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三峡清漂人，他们在水中，我们在岸上。

一种好几年都没有过的过年激情，激发我走出书房，拨通万州清漂队长刘古军的电话：我想到你的江上过过年……

刘古军回话，那你得起早床，平时我们六点出船，现在是春节，我们必须五点出船。

站在清漂码头，仰望天空，星星点点，城市街灯，大桥上的桥灯，江面上的航标灯，码头上停泊的船灯，倒影江中，湖映江城，城在湖中。

朝九晚五风轻云淡的生活，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关注那一个个远去的清晨，感谢这群清漂人，是他们引领我等候一个清晨。天空之下，大江之边，一湖灯，一湖城，一湖风，一群人，我感受着重新涌起的蓬勃朝气、黎明的喜悦。

大家都在过年，你们还在长江清漂？

刘古军和他的清漂工人们告诉我，我们就是给长江扫江的人。大街上的环卫工，会因为风霜雨雪会因为节日在家休息吗？他们是大街的环卫工，我们是大江的环卫工，给城市一条干净的街，给长江一汪清静的水，这是我们的职业。这不是我们有多高尚，这是我们的职业和责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一条清静的长江。江清，心就清。

你们每天都这样吗？习惯啦！当年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清漂设备，垃圾和污水从船上运到岸上全靠肩扛手

提，手累，脚累，眼累，心累，如今一条条履带把垃圾转运车上，一条条管道把污水抽到转运车上，轻松多了，我们赶上好年代啦！

看着这一车车垃圾和污水运走，你们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成就感？当有一天我们驾着清漂船巡游江面，水面上干干净净，垃圾舱是空的，我们悠闲地仰望着我们的城市，轻松地漫步我们的江面……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太阳出来啦！江城难得的阳光洒在阔爽的江面，金灿灿的，我的心也如这金波一样，通体明亮。

穿上黄背心，走向特地给我安排的最大一艘清漂船江洁003号。刘古军告诉我，今天值班的有10艘船，从清漂码头出发，负责主江面；长江禁渔后，他们租用了近百艘小渔船，负责岸边附近大船无法到达的地方和岸上。我想起清漂队休息室墙面上有一幅字——“江清岸洁”。我突然想明白了“江”和“岸”并列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这些被称为烧胡子的川江渔民没有想到的，过去他们撒网江水之下，今天他们手握清漂网兜，关注的是江面之上。

船离开码头，仰水而上，我突然想到那个最热泪盈眶的词语：逆行！这些朴实的三峡清漂人，他们不也是这个春节这个城市的逆行者吗？

茫茫平湖，江波之上，今天只有清漂船和岸边清漂的小渔船，他们感到从没有过的落寞。过去他们清漂，过往的船只会鸣笛向他们致敬，今天的江面，静静的，同着岸上静静的街道。

刘古军吹响汽笛，为自己，为长江，为城市。

蓝天白云在天上，碧水清波在江面，江南江北依山而建的高楼大厦，环拥这一汪碧水，就像一座特别通透的运动场。

刘古军说，他和他的父亲在2003年组织三峡清漂队，到今年近20年啦，这是一个国家对一条江的关注，这是一个国家对绿水的关注。

白龙滩不算滩，提起橈子使劲扳，千万不要打晃眼，努力闯过这一关。扳倒起，使劲扳，要把龙角来扳弯，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龙虎滩不算滩，我们力量大如天，要将猛虎牙板掉，要把龙角来扳弯……

川江号子从驾驶室传出来，唱得我热血沸腾。刘古军说，每当他们完成一片水域的“漂清”，走向下一片水域，他们总会吼几段川江号子，一天不唱就心痒，就觉得浑身无劲。

我生活在大山里，关于江，关于湖，关于水，关于船，我一直给他们设想了好多层次的幸福生活——比如支一柄钓鱼竿，让长江鱼循线而来；比如船行江面，鱼儿会顺着网兜顺着履带，羞涩地躲进那些秸秆树叶之中走上船；比如面对高峡平湖，甜甜地唱着“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哟”……

把这些幸福传递给清漂人，他们哈哈大笑，你们作家真会想。

走向长江和他们一起清漂，我为我的设想脸红。我们阖家团圆举杯同庆，他们依然在江风凛冽的江上，我们看着微信发着朋友圈，他们紧握船舵，清理江面上的垃圾。这世上，没有一份十全十美的工作。这世上，也从来没有一份工作是用来享受和永远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这世上，所有的工作都经不起推敲都构不上诗意，都藏着委屈。只有内心的祥和满足，只有心中不漂满垃圾和尘埃，就像清漂人踏波而过的江面，才有人生的江清岸洁。他们清漂了长江，让长江碧波荡漾，他们也清漂了我杂草丛生的心空，关于生活，关于工作，关于人生，我也有了人生的江清岸洁。

离开江洁003，我走进清漂队租用的渔民的渔船，听着这些川江上烧胡子的后人们喊川江号子，沐浴着船舱里微弱的灯光。对于依山而上的灯光，这方船，这方舱，绝对是城市最低处的灯光，但是它温暖、明亮、幸福。生活就是一条上下波动的五线谱，有些高，有些低，这是自然的旋律，这是生活的交响。

从背包中取出酒来，倒进碗中，敬给这些川江上烧胡子的后人们，和他们在一条古老的江上过过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古人早就说过一切。江清岸洁，人清气爽，大江奔流。录上他们的川江号子，发在朋友圈上，愿川江号子的力量荡去我们心中所有的伤痛所有的阴霾——没有闯不过去的滩！

□洁尘

对于我来说，春节也就是元宵节，因为汤圆。这是我最爱吃的食物之一。

一说元宵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抄书。这是书房文人的毛病。

既然这么想了，还是就去抄两句。李商隐曰，“月色灯光满帝城，香车宝辇溢通衢。”苏东坡曰，“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辛弃疾的那句词更有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花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元宵节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从西汉开始就有了，关于这方面的诗词歌赋，可谓汗牛充栋。

这些诗词中的元宵节，倒是在某些地方跟小时候的印象相对应。成都的文化公园几十年来都会在春节期间开办灯会，一般在腊月二十八左右开灯，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之后才闭灯。对于当时还是小孩的我来说，春节期间由父母领着去逛灯会是一件盛事。

一般来说，我们下午就会去公园转转，顺便到灯会附属的小吃展上吃小吃，比如酸辣粉、三大炮、张凉粉之类平时很馋但不容易吃到的东西。白天公园里扎的灯笼说看上去也是五颜六色的，但那些铁丝、竹竿的框架和浓厚粗糙的彩纸，看上去很俗很难看。可是，夜幕降临一开灯，整个世界就全变了，一切都显得那么精美梦幻。

那种景象在还是小孩的我心里唤起的美妙无比的感觉，跟所有关于元宵节灯景的夸饰赞美是可以连通在一起的。

那时我小，但我也明显感觉到夜与昼之间的巨大区别，感觉到夜色的遮盖作用模糊作用甚至提升作用以及灯的神奇效果。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不愿意白天先到公园里，我希望直接在夜晚目睹辉煌和绚丽的场景。可是，那时又有哪个小孩能放弃小吃的吸引力呢？

成都现在每年春节还有灯会。在灯会吃，这对好吃嘴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毕竟平时不能这么集中地选择小吃。我们在灯会吃小吃，是不会吃汤圆的。汤圆得在家里吃。

元宵是北方的叫法，南方叫汤圆。名字不同，做法也不同。元宵是一坨湿的芯子放到干

粉里翻滚，一层层包裹成一个圆球。汤圆是在湿粉里放入芯子，捏合成一个圆球。

在我的童年，制作汤圆是家家户的一桩大事。先是排队到粮店买回糯米，放在大盆子搁水浸泡一夜，待第二天借石磨，就可以推汤圆粉子了。

磨子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它是谁家的呢？谁家会置办这么一个平时没用、过年专用的笨重家伙呢？

但似乎很多宿舍楼里总有一家有这个家伙，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就开始预定，各家排着队使用。要到排到的头天晚上才能泡糯米。推汤圆粉子的过程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劳作，全家都上阵。父亲转磨柄，母亲往磨洞里添糯米，我姐拿着小勺添水，我拿着小勺把碾出来的雪白浆汁往扎在出口处的白布袋里赶。

一口袋鼓囊囊湿漉漉的粉子磨好，扎好口子，架好凳子，横放一根棍子，把口袋架好，下面放好接水的盆子，然后，就要开始另外一项工作了，那就是做芯子。剥花生、核桃什么的，剥好之后伙着芝麻一起春成泥。这一切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就守着妈妈身边看她加白糖、猪油什么的，顺便还可以舀上一勺先吃。

一般来说，所有的工作都会在大年三十之前做好，初一早上解开已经吊得半干的白布袋，挖出粉子来，包上馅，下锅煮过年的第一顿汤圆。

成都话里说美女是粉子，估计就是从这汤圆粉子的典故来的。那真是雪白细腻柔滑动人的东西，拿来作比皮肤白皙细腻的成都美女是很合适的。

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跟仪式感的严重缺失有很大的关系。谁还会那么费力地去做汤圆呢？超市里速冻汤圆不知有多少个牌子，而邻居之间也没人会端着一碗自家的汤圆去敲门来个彼此交换暗中较劲了。

对过去的汤圆，过去的春节，我有深深的怀念。这中间一方面是怀旧情绪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我怀念那些需要一定的难度和很多工夫很多付出才能获得的東西。我说的不光是汤圆，还有很多很多，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便利的时代一个大遗憾吧。